

管他们平时对新村住房逐渐老旧有些微词，但真跑了一趟远郊看房，还是感觉市区好。“现在阿拉就希望小区微改造做好，居住起来更适宜！”

历史价值需引起重视

在张松看来，对于既有的工人新村等等，不能统统称之为“老破小”并拆除重建。“目前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区原拆重建。对于原有居民来说，从多层的老式楼房‘升级’为高层新式建筑，居住环境有所改善，这确实不错。但另一方面，老的工人新村并非都要拆。比如有有的新村总体功能还不错，只是部分建筑可能存在结构不安全了，那还是可以修缮解决的；有的小区以如今的标准衡量，绿色不达标，那也可以微更新来改善。”张松强调，“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模式，这个也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倡的。”

比如，同济新村、鞍山新村，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的曲阳新村，设施配套绿化都很好。张松说：“这样的新村，毫无疑问都是值得整体保留的，甚至列入风貌保护区的。”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岗教授则分析：“曹杨新村是在农业地带发展起来的，它较合理地利用了原有

地块的特征，保留原址的一部分河流，沿河建成了贯穿新村的道路，再根据道路将新村分成不同面积的街坊。”

罗岗还提及，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，曹杨新村从1002户发展到3万余户，面积不断扩大，人口不断增加，基本上都是以最初的总体规划为依据的。“曹杨新村最初设计的时候，是比较强调公共空间的。曹杨新村最初的设计，就是公共的卫生间和厨房。所以我们看到《繁花》里也写到阿宝搬到曹杨新村后，要与人一起上厕所，感觉很不适应。”罗岗认为，当初曹杨新村没有独立煤卫设计，但这是“对舒适感的不同理解”。

“尽管某种程度舒适性降低了，但增加了公共交流的机会。”在罗岗看来，“那个时候住在曹杨新村的孩子们与住在老城区的孩子相比，最大的区别或许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的地方，可以到处跑——不仅可以在小区里跑，还可以到街区跑——电影院、少年宫都离得不远。而在市中心就不同。”而随着人们对居住时隐私等等的理解，曹杨新村也就有了独立煤卫改造的需求。

“当初保留的河道，经多年连续不断的整治、绿化，如今不仅是新村地区主要的自然景观，也成为公众活动的主要场所，营造了一个与传统城区住宅完全不同的居住氛围。”罗岗说，这些都是曹杨新村的历史价值所系。而从1952年起开始大量建造的“二万户型”住宅，无论外观还是内部设施，都要简单得多，当时为的是“花较少的钱，建较多的建筑”。

“总体上看，‘工人新村’作为一种住宅形式，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的‘生活世界’有密切的联系，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住宅。这是它的历史价值。”罗岗表示。

就像如今进出新村的行人也好，车中人也罢，少有抬望眼寻觅电钟来看时间的情况。然而，时间仍在分分秒秒向前进。人们或看手机，或看行车导航屏幕，更容易找到时间的存在。新村并没有走出历史，而是从历史到现今，随着一代代人于此生活，融入新的年代，并尝试进入未来……

未进行屋顶改造时的新村。摄影/鸟头

